

使命

By tydsh

缘起：近日与人闲聊，有感而发。遂于忙碌之中匆匆写下（2008年11月5日）。

一个山区小伙，担任着邮差的工作，早出晚归，风雨无阻。他的口碑在同行里最好，只要接下任务，不论路程何等艰难，他必能在规定时间送到。他常背一面“使命必达”的旗帜，别人见了，就知道是他来了，都翘起姆指交相称赞；更有些长辈会将孩子从屋里拉出来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板起脸，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，孩子们唯唯诺诺，也不知听进了多少，又溜进屋里去了。

很多年过去，某天冒着暴风雪清早出门的小伙子，过了四五天都不见回来。人们议论纷纷，谣言流传，说是他天天起早贪黑翻山越岭，难免遭遇不测，摔下山谷去了。众人大感惋惜，更有人骂天道不公，好人短命，却没有人肯去将他的尸身寻回来安葬。那个托他送信的人家，也不过暗骂自己晦气丢了几件衣物，心里难受了几天便已忘记。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，人们的注意力渐渐转移，山村又恢复了平静，偶尔遇到糟糕天气，与外界音讯断绝，人们方才会想起有过这么一个人，有过这么一面旗。

直到有一天，小伙重又回到山村，不过他没带旗帜，更拿油彩涂花了脸，教人看不出自己的容貌。他瘸着腿行走在人群之间，用嘶哑难听的话询问曾经的自己。诸人回答各不相同，有人如实说他某日跌下山崖，从此再无音讯；有人讥笑他做事过于认真，那种天气出门无异自寻死路；有人更是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，死脑筋的家伙活该摔死。小伙找到最后托他送信的人家，那人满口惋惜，却只是说邮差工作危险有加，如此意外，殊难预料，自己只能表示遗憾云云。

小伙心如刀绞。那一天他因送信人的一句恳求，顶风冒雪去走极危险的近路，为的是在中午之前能把托付的东西送到。暴风雪中，他果然遭遇不测，失足摔下，断了几根肋骨，在雪地里昏迷不醒。幸而傍晚有一个姑娘路过将他救起，送至最近的旅店休息。性命虽然捡回，但右腿严重冻伤残废，要说使命必达，已经毫无可能。

小伙静养几月，意气消沉，长吁短叹，思忖自己既已成废人，后半生该如何度过。待得伤好大半，他不顾姑娘劝说，执意要赶回山村，想要看看自己莫大的牺牲，能换得什么样的结果。他想起平日行走阡陌，所闻赞叹之声甚多，诸位长辈赞赏有加，后生小辈皆以之为榜样。平日听得惯了，他仿佛便认为自己身份重要，地位不凡，于是早起晚归不辞辛劳，收件送信愈发勤快，为的是又一句赞扬，又一番欣赏。现下自己遭遇变故，总该好言宽慰，嘘寒问暖罢。

姑娘笑他天真幼稚，劝他先回村乔装打听，尔后待机而动。小伙子依言而行，视众人行为举止，昔日称颂早已不见，轻狂少年施以嘲笑，巍巍老者闭口不言，当

事者推卸责任，旁观者早已忘却。他心寒万分，只得拖着瘸腿，失意而去。一连几天，小伙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自己所作所为虽不惊天动地，但无愧于心；旁人举止虽猥琐世俗，但细细想来，却也无可厚非。世事如此，即便是以他二十多年粗浅阅历，本该看得透彻通明，淡然处之；可现下哀痛盈胸，愤闷满怀，窒得几欲晕去，试问悲从何来？

小伙难以作答，姑娘说那是人心。腾达时惹人羡慕，落魄时遭人白眼，身死时无人问津，本是常情；只是小伙爱听赞扬，心怀虚荣，时日长久，默化潜移，为外物所驱而不自知，为人言所诱而不自持，飘飘然浑不知所以，懵懵然竟不知何者为重，将十年辛苦，都投进人心的大池里去，池里只映得众人刹那笑颜，却唯独见不到自己。

小伙听罢，如醍醐灌顶，喟然长叹，不尽凄苦，然自思后悔无益，唯有顿足而已。思前想后，翻来覆去脑中只是起早摸黑，取件送信，连日奔劳，风雨夜归，如此十年如一，竟无它种景象。他生性粗疏，计费不尽精确，房屋破败，屡次遭人盗窃，因此十年积蓄不过无几。要付姑娘这几月房租杂费，已是十去其一。

姑娘知他囊中羞涩，不再执意讨要；然而小伙子心知继续居住也是万万不能，于是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向她郑重道别。姑娘问及此去何往，他对天苦笑，天地之大，自己又有何处可去？唯有回家一途，向熟人借些劣地耕作，糊口维生而已；昔日些微荣耀，不过如过眼烟云，转瞬散尽。

临别，姑娘拿出旗帜包裹，言之是当日掉落在他身边，一起拣回。小伙闻言，猛然大呼，一把抢过，背上旗帜，扫过包上地址，便草草拜别。姑娘满眼含泪，后悔莫及，知此一别小伙必定凶多吉少。可他执念如此深重，心思如此单纯，世间碌碌，有几人能够做到？罢了，罢了，不如其心愿罢。

两个月后，姑娘寻到山村，破屋仍在，然人已不知去了何处。姑娘找到最后托他送信的人家，追问情由，果然在某天傍晚，包裹已经送到，但邮差浑身伤痕，惨不忍睹，三分像人，倒有七分像鬼，家人骇然之际，将他推出屋外。比及天黑开门再去看时，已不知所踪。

姑娘见其陈述吞吞吐吐，显是那日受惊不小，不意再度惊扰，就此拜别。行至一处，竟看见小伙泥塑立于祠堂，诸般冥器皆已置办完备，香火缭绕青烟袅袅。原来邮差作鬼，履约送信，此事早已传遍村里，众人个个悚然，慌忙出钱出工，塑像建祠，求个心安。如此齐心协力，不过一月有余，已然有模有样。祠堂门口有碑石，记叙其人一生功绩。姑娘细细品读，笔迹娟秀，文辞华丽，正要颌首叫好，然虑及此情此境，顿觉句句虚饰，字字可憎，不免悲从心来。

人已逝，尸骨无存，这些又有何用？

此时正是夕阳西下，收工时光。姑娘见不远处人群聚集，男孩掷石为戏，女孩翩跹起舞，少年呼朋唤友，老者谈古论今，皆无忧无虑，怡然自得。回望小伙泥塑，大旗扛肩，包裹夹腋，一双明眸眺视远方，略显凝重。使命加于身则身不得轻，

责任系于心则心不得闲，日日夜夜步履匆匆，悠然恬淡与己无缘，未了如风离去，一世记忆散入陈年书简，不复为人提及。

此一生是耶？非耶？

姑娘摇头，也不知答案，然而却在悲伤之余，略感欣慰。终于，他这一回历尽艰辛不辱使命，非因外物而起，非因他言而动，只为从一而终之夙愿，是为己而非为人。